

(接昨日六版)

晚上,前委会的讨论会又开到深夜。孙永康书记主持道白后,白玉文严肃地说了一段话:兵变是一件大事,是党的大事,是人民的大事,更是我们的大事。我们是这次兵变的直接发动者、领导者、指挥者,责任更重大。我们不当出岔漏,应当在恰当的时间、恰当的地点,在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发动兵变。还是那句老话,我们不能盲动,动则成功,动则胜利,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,若无把握,宁可推迟。今天,同志们认真分析一下,张依中处长要来这里暗访,与我们的兵变有没有关系?有什么关系?我们不能小觑。白玉文接着说:我提几个问题大家考虑。第一,张依中来49旅暗访,是不是针对兵变。也就是张,张是不是听说了关于兵变的事情?第二,是张依中先知道还是杨军长先知道?第三,他们都知道,杨旅张来一趟49旅,会不会有什么行动?

张焕民说:我们不是患了急躁病?急躁要不得,急躁可能导致错误,急躁可能导致失败。上级的指示和任务不能成为我们犯急躁病的借口。世界上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有条件的,也是有过程的,是需要时间的。我自己有点急,我要改。特派员所说问题,我个人认为,很可能是军长知道了,然后告诉了张依中。怎么走漏的消息不太清楚。也许就是个猜测,或者有人打小报告,无非是这两条。如果是小报告,那军长对事情了解得会比较详细,比较明确,比较有针对性,这样危险性就更大,我们就更应当重视。如果是猜测那就好,无非是来摸摸情况,落实核对,这个还不是很危险,回旋余地会大些。但不管怎样,事情既然出来了,那就应当重视,建议从明天起,我们停止一切活动,静观其变,等待时机。后天,暗访的事情姚洗心队长想办法消除张依中的顾虑,他不顾虑了军长就不顾虑了,军长不顾虑了可能就没有什么大动作,我们才能安全,反之,危险系数很高。

姚洗心接着说:特派员和书记说的十分有道理。张依中是我的顶头上司,接待主要是我的事情。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,感觉搞接待反而是好条件,张看着我我在吃药,戒心会相对减小。张其实是个很义气的人,我们个人感情还是可以的,接待的具体事情我负责办好,大家放心吧。明天我们听其言,观其行,如果是焕民说的第二种情况,军长不知道,就是派张依中来摸摸,那就好办。就是有一件事大家需要帮忙,晚上一定安排一桌麻将,王老汉、张焕民、刘煊,我参加,大家明白,就是给张处长送点钱。这个工作做细致,基本就可以打发好他了。孙书记,白特派员,张焕民你们看呢?

孙永康看着大家,说,可以。那天我和白特派员就不再见张依中了,我俩去舞阳县城转转,给张创造个静心收贿的机会。

白玉文同意,补充说:我放有两斤“黄鹤楼”,古来曾醉孙权、崔颢、李白,无数文人骚客兼饮此酒赋其诗,自古即是名酒,可说是“楼因酒而得名,酒因楼而闻于世”,今天送给姚队长做个护身符吧。相信一定会炸出一个精彩的世界来!

大家会心地笑了。白玉文又提一个问题:不过,我最近听到士兵中传唱一支小曲儿,什么“当兵痛苦真可怜,吃不饱来穿不暖,终日受煎熬。白发望儿归,红妆坐空楼,二更魂入梦,两地谁想谁!”这个焕民书记知道不知道?有没有什么后遗症?

张焕民解释说:这个问题是这样,党支部曾经考虑要大量吸纳连级以上军官和士兵入党,我们就发动党员与党员,党员与官兵加紧串联,以索要欠饷为契,散发传单,还采用士兵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,编出了这个小曲儿。

白玉文问:不会传到冯钦哉那里吗?张焕民说:应当不会,大家还是有这个警惕性的。即使冯听到了也不会太重视,冯打仗可以,政治他不是很懂,或者说他不是很重视,他只会想这小曲儿是哪个士兵从农村捎过来的?当然,我刚才说了,我们也得经常提醒自己不能犯急躁病,需要谨慎。

刘煊说:这也反映了士兵们的想法。白玉文说:好,谨慎是成就大事的条件之一。我们要时刻警惕,处处慎重。

孙永康点头同意。姚洗心队长安排得不错,他好好地接待了密查处长张依中,汇报了前方的情况、调防后的事情,说部队很安宁,热情很高,随时听从杨军长和张处长的召唤。张依中没有更多的话,给人的印象就是问问、听听,说长时间没有见面,过来看看大家,没有再深入追究细问,好像不是专门为什么兵变而来。这样事情表面看起来就缓和轻松多了。为了麻将活动,“炸弹”只用了一枚,剩一枚给张处长带走了。王老汉牌艺很高,引逗大家给处长放大炮,处长白白收了十几两银子,乘兴而归。不过姚洗心也弄清楚了,确实是杨军长听到了一些风声才命张依中到49旅走一趟的。

送走张依中,晚上前委会开会。张焕民书记提出问题:张依中处长打发了,但是军长会不会就此彻底放下心来?军长既



然已经听到了风声,感觉他不会轻易放下此事,我们还不知道军长是从哪里听到的消息,是谁给军长打的小报告,这需要我们去调查、暗访、分析。眼下有一点我们要考虑,他既已听说就会揪住不放,对于一个军长,兵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,换谁也不会轻易放下!再加上原来石仲伟的教训,感觉杨还是会重视下去的,杨虎城比冯钦哉在政治上要敏感得多,成熟得多。我们必须警惕。我们是不是要提前发动兵变?早日把部队拉出去?免得夜长生变!如果这件事本来有希望的大事因为我们的犹豫、彷徨、误判被扼杀在摇篮里,那会带来流血、牺牲甚至失败,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。我们得用敏锐的政治眼光,在事情复杂多变的过程中抓住根本,一眼瞄中,一语中的,伸手抓牢。

白玉文听张焕民一席话,非常佩服。白玉文对孙永康说:“孙书记,说说吧。”孙永康喝一杯水,呷了几口,他似乎胸有成竹,慷慨坚定地表态:有一点可以肯定,杨虎城军长应是在三分信七分疑的状态下派张依中来了,解查看情况的,即使有什么想法或者要采取什么行动,一周之内也不会轻易采取行动。再者,张依中也不会马上说49旅就是要最近兵变。他们静观一周,一周后再定。如果中间真有什么突然变动,我们见机行事。

大家都同意孙永康的分析。三天以后的晚饭后,王老汉突然找到白玉文、孙永康、张焕民,说了一件:今天下午,冯钦哉旅长去南阳开会了,通知会期三天。

事情有重大变化,事不宜迟。白玉文征得孙永康同意,马上通知晚上召开前委会会议,这一天是1930年7月29日。

前委会全体成员。张焕民卧室。空气有点儿沉闷。大家情绪压抑。

会议开到午夜。大家一个声音,机会难得,张依中到49旅的调查,尤其是冯钦哉三天的开会时间,大家认为这是天赐良机,真正的时机来了。他们的眼里洋溢着坚毅、果敢、胜利的光芒,他们把手叠在了一起,长久地叠着。他们当机立断,决定立刻行动。

起义!起义!起义!大家发出几乎难以控制的一个声音,铿锵有力!

白玉文说:张书记,孙书记,就这样办吧,天意使然,事不宜迟,似乎不能再等了。现在是凌晨一点,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行动?现在就分配任务?

张焕民和孙永康异口同声:白特派员,你就分配任务吧!

大家齐声同意。白玉文声音激动,很坚定地地说:刘煊负责解决卫队长,姚洗心队长带几名卫士协助。手枪队张焕民队长安排两拨人,张队长亲自带人负责解决门副旅长和军需处长景鼎臣,另一拨人守住军需处仓库,取出枪械、子弹,装备部队。还要安排人夺取粮食和银元。骑兵连的马匹由姚洗心队长和刘煊负责,夺来为我所用。白玉文问:清楚没有?大家庄严回答:清楚了。

白玉文又交代说:门副旅长和军需处长那里,要多带几个人,以防万一。

张焕民答道:明白。一切安排妥当,大家走出房间,各自奔向自己的目标。

姚洗心带了4名得力卫士,跟着刘煊一起,直奔卫队长营长的住室。这个家伙和他的卫士睡得正香,刘煊朝他们头部连开了两枪,当场击毙。姚洗心带的两名士兵,抢了他和营长的枪,自如退出。紧接着,其他各组也都顺利完成,各部队领导都齐聚在手枪队的小院子里,各队报告现况。张焕民报告,他们击毙了门副旅长,击毙参谋主任俞巨卿,击毙军需处长景鼎臣,还有死硬下级军官、士兵18人,抢占了军需处,缴获银元数千元。姚洗心报告,他们击毙了卫队长和卫士后,缴获了战马和马车。白玉文指示各队去军需处领取武器补充自己。又命令姚洗心把缴获的军需库军资、银元一部分分给战士们,匀一部分分给当地穷苦老百姓,其余的袋子上马车。因为情况紧急,他们只叫了平常熟悉的几个老乡,给他们一张名单,委托他们在天明之前分给一部分穷苦得揭不开锅的老百姓。部队装备完毕,时间已近四更天。白玉文要求各队清点人数,清理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。数目迅速报上来,起义部队近800人,战马80多匹,还收缴步枪200余支,手枪100余支,手榴弹冲锋枪20多支,子弹80余箱,还有马车3辆,全部装备部队。

刘煊报告:喂马的老罗,要跟着部队走,还发誓只要是跟共产党闹革命,为穷人打天下,豁上

命也愿意!白玉文问:原来没有发展他吗?刘煊说:没有,那时候他单独给旅部喂马,年纪又大,就没有发展他,他今天才知道要去当红军,就坚决要跟着走。白玉文:好事么,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,再说我们还有80匹马,还有几架马车,老罗跟着不是更好吗?让他跟着部队一起走吧。

白玉文命令:缴获的银元,有愿意回家的战士,发给他们当路费,其余的用麻袋装好,缴获的武器弹药,随队物资装上马车准备出发。各队迅速行动。孙永康宣布起义成功,命令张焕民整队出发。部队通过澧河,向着南阳前进。一路上,姚洗心、张焕民、刘煊都骑着高头大马,雄赳赳气昂昂。姚洗心、刘煊、王老汉前后跑着,对战士们宣传鼓动,督促前进。

天明以后,部队到达叶县辛店镇,在一座叫望夫石山的地方停下来埋锅造饭。白玉文和张焕民一起转转身,向老乡才知道,山坡下的村庄叫桐树庄,山的前后长满桐树,郁郁葱葱,覆盖满山。白玉文和孙永康召集前委领导开会,公开红九军军部领导机构,进行了具体分工,说:饭后迅速向部队宣布,兵有头将有主,红九军的番号马上打出,我们光明正大,旗帜鲜明,师出有名!

饭后,在望夫石山后山坡下的一块平地上,组织全体官兵召开誓师大会。

首先,由白玉文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,成立红九军军部:军长张焕民,政委孙永康,副军长刘煊,副军长姚洗心,王老汉为政治部主任,白玉文是中央军委特派员随军行动。全军分3个支队,以原手枪队为主,200多人,支队长由张焕民兼任,为第一支队;第二支队以原卫队长为主,300多人,支队长刘煊;第三支队以原密查队为主,加上一一起起义的其他人员,200多人,支队长姚洗心。

紧接着,政委孙永康讲了部队暴动起义的意义:同志们,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,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,我们终于暴动成功,起义成功!如今,在中国这块土地上,最穷、最苦、最艰难的是老百姓,他们月月、年年、一生都在辛勤劳作,付出最多,出力最大,但是,他们的收获却被剥夺,他们辛辛苦苦劳动的成果却被少数人所享用,多数人累死累活没有吃穿,而少数人却不劳而获尽享人间富贵,像古人说的,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。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是这样吗?毫无疑问,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。那么,这样公平吗?毫无疑问,不公平。怎么办?要靠我们这样一大群真正创造财富的穷人,跟着共产党要回社会的公平,也要回我们做人的尊严,同劳动同享受!大家都想想这个道理,我们每个人都那么辛苦,但还是穷困潦倒,愁吃愁穿,为什么?我们不起来,我们不斗争,这样的穷日子就不能改变,反动阶级就会长期欺压我们,我们祖祖辈辈都得受剥削、受压迫,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当红军,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,夺取政权,才能翻身当家作主人!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!

王老汉加上一句话:富人有10个,穷人就有90个,我们还不能打倒少数富人吗?我们有力量,那就是团结,团结就是力量,团结就能夺取政权,就能翻身当家作主人!王老汉说完,振臂高呼:团结起来当红军!跟着共产党闹革命!一阵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山谷,久久回荡。

接着,白玉文讲全国的革命形势。白玉文说:同志们,我们现在就是红军,我们现在就是同志,昨天我们还在反动的部队里当兵,一夜之间我们翻身了,我们现在就是光荣的红军战士,昨天的生活一去不复返,我们要步上新的生活,我们将开辟新的战场。多数人都知道三年前我们国家发生的两件大事,那就是周恩来、朱德、贺龙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创立了革命军队,这支队伍现在在斗争着,发展着,壮大着。白玉文拿出一本笔记本翻开,说: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大作,我刚抄来的,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,指明了穷苦大众斗争的出路,我念给红军同志们听听: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,军叫工农革命,旗号镰刀斧头。匡庐一带不停留,要向潇湘直进。地主重重压迫,农民个个同仇。秋收时节暮云愁,霹雳一声暴动。毛泽东同志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,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,地主重重压迫,农民个个有暴动。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做出了革命的实践,毛泽东同志所走的路就是中国穷人要走的路!现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带领的两支红军合在一起,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,毛泽东、朱德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,建立了革命的大本营。井冈山在哪里?就在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。在鄂、豫、皖,离我们很近,那里还有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另一支红军,他们也打出了一片红色根据地。今天,我们暴动了,起义了,我们也是红军的一部分,军委授予我们番号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,我们的旗号镰刀斧头,我们下辖3个师:红25师,红26师,红27师,等我们建立豫鄂边区根据地,我们和红25、红26、红27师会合,那时候我们的力量就更大,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在豫鄂边区特委的领导下,去占领南阳,割据豫鄂边根据地,我们要和全国的红军一样,打土豪,分田地,为穷苦人打天下,为穷苦人建政权,打倒国民党反动派,自己当家作主人!

王老汉带大家呼口号:坚决参加红军!跟着共产党闹革命!会后,军长张焕民整理组织队伍,发出命令,按照新的建制,一、二、三支队排好队形,唱着军歌,出发向南方前进。军旗耀夺目,猎猎作响。红军军歌阵阵,此起彼伏,激昂慷慨!同志们快来拿起枪!我们是工农的武装,要打倒帝国主义反动派,要创造人民的新世界。敌人在发抖了,奋勇向前冲!我们是无敌的红军,拼热血头颅,把革命完成,这是我们神圣的战争。



红军嘹亮的军歌声,在山间回荡。

白玉文交代张焕民:军长同志,你派人去把原来16连那个叫刘有孝的战士叫过来,编入警卫排。不一会儿,刘有孝赶过来,给白玉文敬礼。白玉文把刘有孝交给警卫排长耿建民:他叫刘有孝,好同志,补充你们排。耿建民立正敬礼:是!白玉文问王老汉:昨晚路上我们刷标语了吗?王老汉回答:刷了,昨天晚上主要是贴,我们事先在下澧河店写了一部分。

那今天呢?白玉文又问。王老汉回答:白天应当以刷为主,白天能看得见。

白玉文:告诉同志们,不要掉队。是!王老汉敬礼远去。

南阳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“军阀混战为国内的阶级斗争,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统治,建立苏维埃政权,首先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”的指示精神,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、河南省委、南阳中心县委及驻宛杨虎城部队的兵运工作委员会秘密派出人员,传达兵变的指示。接着,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派白玉文到南阳,具体领导兵变事宜,这样,就组织召开了个联席会议,提出在冯钦哉撤首策动兵变,同时在宛东社旗镇组织农民起义,以南阳城边杨虎城部教导队为内应,会合社旗镇起义武装,再与活动在鄂北的红26师相呼应,割据豫鄂边区,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南阳中心县委根据联席会议精神,派南阳城区区委书记张旺午和豫鄂特委书记杨连荣,会同交通员曹明久,到社旗镇组织农民起义,在宛东区委的配合下,召开筹备会议。会上,张旺午、曹明久分别作了动员,宣布起义的口号是“土地革命”,并做了具体分工:社旗镇市民党支部书记王锡恩负责组织力量夺取镇保安团的枪支,破坏敌人的通信线路;宛东区委委员王厚负责组织人员解除商会武装;安排得力党员负责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,以备起义时插上东寨门,迎接起义部队;党员李作良、胡居恩、杜膺先负责联络;曹明久、张旺午、王涤新指挥,指挥部设在镇内火神庙。一切准备就绪,只等起义部队来到联合行动,以做内应。

红九军军部讨论研究方案:第三支队200人打头阵,全部换上老百姓的服装,以卖菜农民打扮,悄悄接近社旗镇东寨门,看到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,即冲进寨内,与起义武装会合一处,拿下镇内保安团。后续部队跟着第三支队一起杀向镇内,占领社旗镇。研究决定,第二天拂晓时发动攻击。

白玉文问姚洗心:老百姓服装筹备好了吗?姚洗心回答已经筹备完毕。军长张焕民补充:社旗镇离寨20里地,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可以吗?姚洗心回答可以。

一切安排就绪,军部油灯熄灭。白玉文没有睡觉,辗转反侧很久不眠。想起来自己来到河南已经几个月的月光,时间真是太快。离开武汉的时候,他的女友欧露长送不离,往复数次不回,珍言叠叠,情意绵绵,有送长亭十里,继续不忍别离之状。白玉文为欧露的纯洁真情而感动,但白玉文始终在欧露面前表现得沉着稳重,这一切,后来都在来往的书信中互相表达,彼此心里也算得到了安慰。他们相识于武汉两湖书院。白玉文与欧露在学校偶然相遇,却一见钟情,互相欣赏,结为挚友,发展为恋人。欧露一直在汉阳工作,白玉文也在武汉的时候,他们有机会在江边柳荫中徜徉,谈革命,谈工作,交流见解,畅想未来。白玉文来河南致力于兵运,操心忙碌,但是与欧露的书信往来不断。就在冯旅起义的3天前,白玉文给欧露写信,说到冯旅眼下的紧张,说到很可能会提前起义,杀出冯旅,割据豫鄂边区根据地。白玉文告诉欧露需要暂时中断书信来往,等他的回信。白玉文想,这封信会不会知道欧露收到没有。收到与否欧露会很惦记自己,他理解欧露的心情。

幸福的回忆使白玉文心情激动,他突然觉得很想和欧露说几句话,禁不住翻开日记的扉页,在油灯下奋笔疾书:欧露你好,起义成功,拉部队近800人,大家齐心协力,正向桐柏山前进中。深夜无寐,大家有思念,字写于纸上,方觉亲切!天下事,行行艰难,想创建一件出人头地的大业,没有艰难的付出实难实现,况革命呼?革命付出的是流血牺牲。革命是今夜上得了床,明朝难料生流。没有这种精神和准备,唯有退出这条路。但我们不是,我们是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,一定是要走到底的。和你分别已三个月,今事业发展稍有眉目,心有欣喜。将来怎样尚不知,正在发展中。起义成功,战斗较多,飘忽不定,誓无定所,若干天以后,再等回信方可。中原行,任重道远,但将头颅置度外,割得一方江山永业。就时,举国沸腾,普天同庆和平,红旗染血相映红。写出此段,顿觉轻松。自己保存,以慰思念。

战斗在即,白玉文努力抑制自己的畅想,明天还有艰巨的任务在等着自己,他想,这次战斗一定要胜利。待到了桐柏山和红25师会师后,得了闲暇,再和欧露联系。

(未完待续)

(插图设计陈腾飞)